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二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沈以顯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六

禮儀部二十二　公諱　避諱　忌日　諱　冒法諱誅者

諱

禮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注逮及也謂孤幼不及識父母恩不及於祖此廉今也

聞名 聞名心瞿

諱終 傳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諱新 禮卒哭以木鐸徇於路捨故而諱新注云故謂高祖之諱新謂新死者之諱

辭曹 羊祜為荊州刺史及卒有遺愛故荊州人為諱改戶曹為辭曹

改選 晉江統叔父春為宜春令統因上疏曰故事父祖與

官名同皆得改選未有身與官職同不在改例以為臣子開地春秋不奪人親之義朝廷從之

無私諱 曲禮君所無私諱鄭注曰謂臣言于君前不避家諱尊無二也

有公諱 曲禮士于大夫之所有公諱無私諱鄭注曰避君諱也

小史詔 周禮小史王有事詔王之忌諱注忌先王死日諱先王名

太史記 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

名具敖 國語范獻子聘魯問具敖二山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告人曰人不可不學吾適魯名其二諱

改鄮稽 晉咸和元年當徵蘇峻司徒王導欲出王舒為外援乃拜撫軍將軍會稽內史上疏以父名會不作會稽廷尉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陳狀音雖異而字同乞換他郡於是改會為鄮

以諱為首 孔融集晉有獻武之議尊卑有序以諱為首

名不偏諱 曲禮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卒哭乃諱雜記卒哭乃諱鄭注云敬鬼神之名也生者不相避名衛侯名惡大夫有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

卒哭而諱雜記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鄭注云自此而鬼神事之尊而諱其名父為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

公所無私禮志大元十三年名孔安國為侍中表以王瑜名犯諱不得連署求觧有司議云公所無私諱豈公奪私王制屈家禮也王祐許換曹氏出制外夫皇朝禮大百僚備職徧官列署動相關涉若人遂其心則亦易官易職遷流莫已

子名臣名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注對至尊無大小皆稱名也

大功小功不諱

不諱夫人曲禮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鄭注云臣於夫人之家恩遠也

不避夫人徐邈難謝康樂云臣不避夫人之所諱惟事關於夫人者不言也

道其父名世說云桓

元呼人溫酒自道其父名既而曰英雄正自粗疎

犯我家諱 又云桓南郡被名作太子洗馬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為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曰令溫酒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王歎曰靈寶故自達

永有攸諱 孔融集在家永有攸諱

嫌名不諱 禮不諱嫌名注謂聲相近

入門問諱 曲禮

出門無諱 即王述內諱不出門語餘見後

二名非禮

增**犯諱被代** 王亮為晉陵守晉陵令沈瓚之性麁疎好犯亮諱亮啟廢之瓚之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為攸字當作無微尊旁犬為犬旁無微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悠乞告示亮皇恐瓚之大笑而去

改鳳莊門 蕭子顯齊書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太祖次兄也子鳳字景慈卒宋明帝贈始安靖王改華林鳳莊門為

望賢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題為神鳥而鸞為神雀

避諱過甚 南史王琨避諱過甚父懌母名恭心不得犯焉時咸謂矯枉過正

音同字異 唐書賈曾除中書舍人同辭以父忠字同音議者以為中書是曾司名又與曾父音同字異於禮無嫌曾乃就職

聞諱必哭 顏氏家訓曰近世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為世所譏

名可無諱 徐邈表不諱太子名義與太守褚爽上表稱皇太子名尚書下之禮官議其可否禮官議曰禮記曰夫人之諱雖質之君前臣不諱也案夫人國之小君君之一體太子之母也而尚不諱則太子何嫌乎名又禮君前臣名又周公告文王皆稱武王名可無諱也

韓愈諱辨 唐李賀舉進士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韓愈乃作諱辨

下官無諱 杜祁公帥并時門吏請家諱公曰下官無所諱但諱取枉法贓青箱記與包拯事同

原婦諱不出門曲禮婦諱不出門鄭注云婦親遠於宮中言避之內諱不出外語林王藍田作會稽主簿請諱答曰惟考四海所知內諱不出於外餘無所諱君諱舉則起雜記過而舉君之諱則起鄭注云舉猶言也起者失言而變也與君諱同則稱字妻諱不舉側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為尊者諱為親者諱公羊傳云齊仲孫來仲孫者公子慶父也謂之齊仲孫繫之齊外之也曷為外之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何休注曰尊者諱為閔公受賊人也親者諱為季子親親而受之故諱也為賢者諱以季子有曷牙不殺慶父之賢故為諱之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曲禮詩書不諱廟中不諱臨文不諱鄭注云為其失事正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於下則諱上凡

祭不諱　教學不諱

忌日

原終身之喪 祭義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鄭注云忌日親亡之日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志有所至至於親以此日亡其哀心如喪時

終身之憂 檀弓云君子有終身之憂故忌日不樂鄭注云謂死日言忌日不用舉吉事

季節辭酒 孔叢子云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粱肉無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

子龍不食 續漢書申屠蟠字子龍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哀

戚輒三日不食

桓元絃觴 語林云桓元不立忌日絃觴無廢

王修哀感 孝子傳云王修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年社日修哀感悲號鄰人為之罷社

增忌不聽樂 世說云王世將忌日送客新亭主人欲作樂王便往衛洗馬墓下彈鳥

不知禮意 顏氏家訓禮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衆務爾必能悲慘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奥室不妨言笑盛營甘美厚供齋食迫有急卒密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

嫁笥墨衰 談錄云宋丁晉公言嘗見文中孺侍郎言中孺嘗聞祖母當日于歸時于衣笥中得一墨衰妯娌骨肉皆驚駭而詰之答曰父母教以候翁姑私忌日著此衣出慰當時士族之家猶有此禮今未之聞也

黲黑衫巾 語錄朱文公母夫人忌日著黲黑布衫其巾亦然學者問今日服色何謂公曰豈不聞禮

君子有終
身之喪

葬一

原釋名曰葬不如禮曰埋埋痗也不得埋曰棄不得其尸曰捐葬下棺曰窆　白虎通曰祖載者始載於庭乘轜車辭祖禰故曰祖載釋名曰從前引曰紼紼發也發車使行也　禮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弗得見也　禮記曰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車二綍無碑　左傳

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杜預要集曰凡挽天子六紼諸侯四大夫三士二　增相冢書曰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岡庶人葬平地

葬二

增尚書周公在豐將没欲葬成周周公薨成王葬於畢

原禮記檀弓上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

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增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　成子高曰生而無益于人吾可以死害于人乎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左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不從冬臧僖伯卒葬之加一等　又曰元年冬十月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　又曰叔孫卒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

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　又曰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子産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子太叔請毁之子産弗毁　原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有女自殺闔閭痛之甚葬於閶門外鑿地為池積土為山文石為棺椁金鼎玉杯銀鐏珠襦之寳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觀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羡門因塞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　吳謀伐齊齊景公使女子為質於吳吳王因為太子聘齊女齊女少思齊日夜哭泣

發病閶閭乃起北門名曰齊門令女往游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至女且死女曰令死有知必葬海虞山之顛以望齊國闔閭傷之甚用其言葬於虞山之嶺是時太子亦病而死

增說苑曰蓋聞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管仲迎而問曰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曰門下使者三千餘人管仲曰今與幾何人來曰臣與三人俱曰是何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為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為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為出之是以

得三人來　戰國策曰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且死令曰為我死必以魏子為殉庸芮為之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乎曰無知芮曰何乃空以生之所愛殉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之積怒久矣太后救過不暇何得私魏子乎太后乃止　漢書曰張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

金日磾薨賜葬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謚曰敬侯　朱

邑將死囑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為邑起冢立祠歲祠祭至今不絶　後漢書曰孔僖拜臨晉令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彦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命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　東觀漢記曰光武發薊還士衆喜樂鼓聲歌詠八荒震動過范陽命諸將收葬吏士　又東平王蒼葬章帝方詔有司加賜鑾輅乘馬

龍旂九旒虎賁百人　又東海王彊薨帝追念彊雅性恭儉不欲令厚葬以違其意詔中常侍杜岑東海相傅曰王恭讓好禮以德自終斂官屬遣送務行約省茅車瓦器以成王志　王丹閭里有喪憂輒度其資用教之儉約因為其制日定葬其親喪不過留殯一月其下以輕重為差　後漢書曰馬援卒後有人上書譖之者援妻孥惶怖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槀葬凡賓客故人莫敢弔會援妻子上書訴冤然後得葬　又

曰范丹遺敕其子斂畢便穿穿畢便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　樊宏卒遺敕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槨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　桓榮疾病帝親幸其家問起居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　桓子新論曰揚子雲為郎居

長安素貧比歲亡其兩男哀痛之皆持歸葬於蜀以此困乏雄察達聖道明于死生宜不下季札然而慕怨死子不能以義割恩自令多費而致困貧　原王符潛夫論曰文帝葬于芒碭明帝葬于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令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造起大冢廣樹松柏廬舍祠堂務崇侈僭此無益于奉終無增于孝行徒作煩擾傷害吏民今案畢高之郊無文武之陵南城之東無曾晳之墓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

也　增錄異傳曰袁安葬其母逢三書生語其葬地遂至四世三公　魏畧曰郝昭字伯通病亡遺令戒其子凱曰吾為將數發冢取其木以為攻戰具知厚葬無益于死者也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　裴潛薨贈太常子秀嗣遺令墓中唯置一坐瓦器數枚其餘一無所設也　晉書曰魏舒三取妻皆先亡是歲自表乞假還本郡葬妻上曰舒素清貧不營財産頓舉衆喪必無以自供其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　徐苗以永寧三

年春亡遺令濯内巾澣衣揄棺雜塼露車載柩葦席瓦器而葬　晉書石苞以泰始八年薨預為終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為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為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設床帳明器定後復土滿坎不得起墳種樹　庾峻遺敕子珉曰朝卒暮殯幅巾布衣葬不擇日珉奉遺命殮以時服

晉中興書曰劉驎之少有信義去家百餘里有一獨嫗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唯有劉長史耳驎之

先聞有病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為治棺殯送　蘇韶安平人也為中牟令第九子名節晝日見韶入乗馬介黃練衣曰吾欲改葬乃為書授節曰吾性好愛京洛每往來瞻覩芒山上樂哉此萬代之基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言銘之于心不圖奄忽所懷未果前至十月可速改葬買數畝地便自足矣　王導薨詔給九旒輼輬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挽歌兩部虎賁班劒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為比也

温嶠葬豫章朝議以嶠首受顧命功濟社稷宜還陪陵官為起冢太尉侃上疏停其移葬詔從之　崔鴻後燕録曰趙秩朝歌人也輕財好施鄰人李元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秩謂其兄曰赴死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一牛與之度得以葬他年秩夜行見一老母遺秩金一瓶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已後當富貴不可言勿忘元度也　宋書曰謝方明父沖為孫恩所殺伯父邈守吳興又為孫恩黨害之方明體素羸弱而勇

決過人結邈門生討其黨悉擒手刃之時亂後吉凶禮
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産無遺而營舉之功盡力數月葬
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　南史曰王思遠少無仕
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
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栢與廬江何昌寓沛
郡劉璡上表理之　宋書曰王徽終遺令薄葬不設輤
旐鼓挽之屬施五尺床為靈二宿便毀　吳逵吳興烏
程人經荒饑饉繼以疾病父母兄弟嫂及羣從小功之親

男女死者十三人唯逵夫婦獲全家徒四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磚妻亦同逵此誠朞年中成七墓十三棺　南史曰顧憲之仕齊為衡陽内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旁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絶滅者憲之出公禄使綱紀營護之又土人有病輒云先亡為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為除祟憲之曉諭為陳生死之别事不相由其俗遂改　王儉領中書監

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視薨年三十八詔衛軍文武及
臺所給兵仗悉停待葬又詔追贈太尉加羽葆鼓吹增
班劒為六十人葬禮依太宰文簡公褚彥回故事　梁
書曰到溉臨終託子孫薄葬曰氣絶便斂以法服斂竟
便葬不須擇日凶事心存約儉孫侄不得違言便屏家
人請僧講經讚唄及卒顏色如恒手屈二指即佛道所
云得果也　顧憲之臨終為制勑其子曰莊周澹臺達
生者也王孫士女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中

都之制允理愜情　崔鴻三十國春秋夏録曰赫連昌父勃北游契吴昇高而歎曰美哉斯阜臨廣澤而帶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昌以勃平昔之意也故葬勃于城西十五里起行宫模寫統萬宫殿飾以金銀珠璣葬訖焚之　唐書曰貞觀十年葬文德皇后于昭陵因山為墳不封不樹太宗懲秦漢已來厚葬以致發掘因序平生之志刻于石以誡將來　高宗以頻年饑儉名雍州長史李義琰謂曰庶人之徒商賈雜類競為

厚葬違越禮度雍州列郡之首四方取則卿為嚴禁勿復使然也　明皇因拜橋陵至金粟山覩岡巒有龍盤虎翥之勢謂左右曰吾千秋後宜葬此地羣臣乃追先㫖築陵此山曰泰陵　蘇頲葬上游咸宜宫將出獵聞頲喪出愴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游遂還宫　西京雜記曰杜子春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身忠義犬馬未陳奄先草木骨肉歸于土魂氣則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長安北郭此焉安息

及死命刋石埋墓前　陳留風俗傳曰沛公起兵野戰
喪皇妣于黄鄉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宫招魂幽野于
是有丹蛇在水自洒濯入于梓宫其浴處有遺髮謚曰
昭靈夫人　杜祭酒别傳曰君年五十二當其終亡安
厝先塋帛布輀車喪儀儉約執引者皆三吳令望及北
人賢流　虞氏家記曰潭母太夫人薨宜都府君即世
五十九載改殯修搆宅穸靈柩往而莫前羣從咸以喪
事有往無反不應遷移潭以昔文王之葬王季即定而

洪水出截冢棺椁文王乃設張屋出柩三日羣臣臨之

然後葬此則上聖之遺令載在篇籍遂奉遷神柩權停

幕屋使子孫展哀晨夕宗族相臨允合張屋之儀也天

子給太夫人徘徊車謁者送喪禮儀光備合葬于舊壙

襄陽耆舊傳曰峴山南有習家魚池者習郁之所作

也郁將亡敕其兒煥曰我葬必近魚池煥為起冢于池

之北近池四十步　續搜神記曰干寶字令升新蔡人

其父有嬖妾母至妒寶父葬時因推著藏中終十年而

母喪開墓見棺妾伏棺上衣服如生就之猶暖漸漸有氣息輿歸竟日乃蘇云父嘗與之寢接恩情如生在家中

范晏陰德傳曰陳翼字春卿廬江舒人也行到縣郭見道上馬傍有病卧人乃長安魏公卿扶輿俱到家養視積日既公卿謂翼曰馬上有金十餘餅素二十疋可賣殯餘以相謝言絶而亡翼賣素買衣衾殯殮之葬埋高壁之地以金置棺下公卿兄公長見乗馬謂必殺公卿陰告官收翼翼具以狀對公長迎喪發棺下得金

如數叩頭謝以金投其門中翼送長安還之　汝南先賢傳曰袁閎字夏甫延熹中黨事將作遂散髮自築土室四周潛身十八年終于土室之中臨卒敕其子曰勿設殯棺衣衾之備也但著褌衣衫疎布單衣幅巾襯尸于板床上五百塹為藏　張訣字彥承上虞人也與同鄉丁孝正相親葬送過制訣書難之曰吾聞班固善楊孫之省葬惡始皇之飾終夫倮以矯世君子弗為若乃據周公之定品依延州而成事取中庸以建基獲美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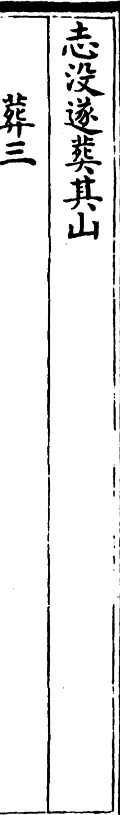
于當世不亦宜哉　謝夷吾轉下邳預自尅死日如期果卒敕其子曰漢末當有發冢露體之禍使縣棺下葬墓不起墳　譙周三巴記曰巴國有亂巴國將軍曼子請師于楚楚人與師曼子已平巴國既而楚遣使請城曼子曰吾誠許子之君矣持頭往謝楚王城不可得乃自刎以頭與楚使楚子歎曰吾得臣若巴曼子何以城爲乃以上卿禮葬曼子頭巴國葬其身亦然　皇覽曰舊漢家之葬方中百步穿築方域其中開道凡施六馬

發三河三輔近郡卒徒十萬數復土姚信士緯曰葢葬于寛平則恐後世都邑居之葬于陵野則恐民人耕稼及之厚槨大棺人所為用下一寡材木民人率多發掘以善其居千墳萬壙無不毀者其惟瓦薄棺葬斂以時服依于高丘徹于深穽庶乎可以不辱耳　世說曰晉明帝聞郭璞為人葬微服往看因問曰何以葬龍角此當滅族主人答曰郭景純云此是龍耳三年之内當致天子帝復問云出天子耶答曰非出天子特招致天子

耳　博物志曰澹臺子羽渡水而子溺死人將葬之滅明曰此命也吾豈與螻蟻為侶魚鼈為讐于是遂以水葬之　又曰漢滕公夏侯嬰死公卿送葬至東郭門外四馬不行掊地悲鳴即掘馬蹄下得石槨其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其地故謂之馬冢　又曰河内淇園張公老而無子貲財累億求没入官葬園中于今供祀犧牲　豫章記曰許子將墓在郡四里昔子將以中國大亂遠來渡江隨劉繇而卒

藏于閶門裏于時漢興平二年也吳天紀中太守沈季白日于聽事上坐忽然如夢見一人著黃單衣黃巾稱汝南羊與許子將求改葬因忽不見即求其喪不知處所遂招魂葬之命文學施遐為招魂文　越地傳曰禹井井者法也以為禹葬以度不煩人衆　述征記曰荀氏葬在彭城東岸有一丘民俗謂之荀氏葬或云斯則徐偃葬后倉者也古徐國宮人娠而生卵棄之水濱有犬名后倉御而歸伏而成人遂為徐之嗣君純筋無骨

號曰偃王偃王躬行仁義衆國附之得朱弓之瑞周穆王命楚滅之后倉將死生角九尾實黄龍也　鄧德明南康記曰陽道士葬巖石室元嘉中道士過世臨終語弟子等可送吾置彼石室巾褐香爐此外無所須也及其亡日謹奉遺命葬經數年尸猶儼然巾蔦覆之如初弗朽後忽不復見今舟行者過其山渚尚聞香氣咸異焉　華陽國志曰德陽縣有青石祠山源沃美有澤原之利士女多貞孝車騎將軍鄧芝方之鄧林有終焉之



志沒遂葬其山

葬三

原金鳧 **玉匣** 三輔故事曰秦始皇葬驪山起墳高五十丈下周三泉周迴七百步以明月珠為日月人魚膏為燈燭水銀為大海金銀為鳧鴈 西京雜記曰漢帝及侯王送葬者皆珠襦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匣上皆鏤以蛟龍鸞鳳龜麟之象時謂蛟龍玉匣

防山 **欒水** 史記曰魯襄公二十年而孔子生生而叔梁紇死葬于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 呂氏春秋曰昔王季歷葬于渦水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譆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欒水見之于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

樹碑 **開隧** 周斐汝南先賢傳曰周燕字少卿為決曹掾平因罪不當死太

守劉虔欲殺之燕犯顏諫至于九復虔怒竟殺之後死者家人有書稱寃使覆考虔見燕曰太守相負燕一日引私隱陷人之罪傳詣長安當下蠶室未至燕乃慷慨絕命由是葬王城之隱樹碑以旌其葬　下桓溫詳葬二

玉棺　石椁上詳棺椁下詳葬二　魚燈　龍匣上詳金鳧注下詳玉匣注

北邙　南嶺西京雜記曰安定嵩真善筭術成帝時真嘗自筭其年七十三至期果死又曰北邙青隴上孤檟之西四丈所鑿之七尺吾葬地也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椁即以葬焉　又曰曹敞在吳章門下章後見殺人無敢收葬者敞稱章弟子收葬其尸平陵人為立碑于吳章葬側章葬于龍首山南嶺上

北首　西門禮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傳葬鮮者自西門注不以壽終為鮮西門非正門也

旌車　羽蓋傳暢晉公卿禮秩曰特進薨遺詔者監護軍喪事賜東園

祕器五時朝服各一具衣一襲給青緋佪赤耳車挽歌四十人方相車建七旒車銘旌車丁孚漢官儀曰孝靈皇帝葬馬貴人贈步搖赤紱青羽蓋駟馬也

飾輤 **設旐**禮記曰其輤有錦以為屋而行鄭元曰輤載柩將殯之車飾也又曰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

朱器 **畫棺**並見棺椁

施玉匣 **埋珍寶**呂氏春秋曰含珠鱗施今葬皆用之注曰含珠口實鱗施施玉匣于死者之體如魚鱗　埋珍寶注見上葬二潛夫論

止柩就道 **止哭聽變**禮記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且不行乎孔子曰昔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鄭元注曰堩道也變謂異禮也

下不及泉 **上無通臭**墨子曰古者聖人制

為葬埋之法桐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既泚而後哭滿埳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道之不埳土地之深下不及泉上無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取止矣三王豈財用不足哉以為葬埋之法

藉以黃壤　葬以土藏

後漢書曰趙咨將終告其故吏朱祇蕭建等曰薄斂素棺藉以黃壤欲令速朽且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　楚國先賢傳曰韓暨終遺言曰夫俗奢易之以儉儉則節之以禮若曾敬聽吾言斂以時服葬以土藏穿畢便葬送以瓦器勿有增益

駟馬不行　大鳥徐步

上詳冢墓　華嶠後漢書曰楊震為太尉中常侍樊豐驕恣震常切諫由是共譖震

罷遣縣本郡遂仰鳩葬曰有大鳥來止停樹上須臾下地行徐步到柩前止立低頭淚出更共抱持終不驚駭

葬四

原即遠 檀弓子游曰飯于牖下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即遠也故葬事有進而無退

反真 漢書楊王孫傳王孫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臝葬以反吾真必毋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屍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

送形 送形而往謂葬

埋神 晉東海王越尸為石勒所焚妃裴氏求招魂而葬朝廷疑之袁瓌議以為招魂而葬此所謂埋神也不可從

從死 禮葬從死者謂葬禮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

稱財 子路曰傷

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子曰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注還葬者不待日月也

卜兆 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鄭注云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必卜之

筮冢 儀禮既夕筮宅冢人物土鄭注云物相也相其地可葬者乃營之

同穴 詩死則同穴

異藏 後漢樊重遺令使與其吏人同墳而異藏

請具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鬻庶弟之母葬子柳曰何鬻人之母以葬其母不可也

襄事 左傳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注襄成也成其葬事也

賜塋 後漢太尉楊秉薨賜塋陪陵

請隧 晉侯請隧注隧埏道天子之禮也諸侯懸柩而封

起墳 漢太師孔光薨賜祕器載以乘輿轀輬起墳如大將軍制度也

遣車 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晏子焉知禮注遣車載牲者禮大夫五乘而晏子

一乘言偪下也　給轜成詔水所厭死者給轜葬廣柳車注廣柳車葬車也　靈輀車葬

方相紫質漢官儀曰陰太后葬前有方相　地藏謂葬也　壽藏後漢趙岐將卒先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賢像于賓位畫己像于主位皆爲之贊

增柳翣飾棺牆置翣注牆柳衣又云絞衾設柳翣注絞衾尸之飾柳翣棺之牆飾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衣以帛畫雲氣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而從既穴之立于壙中飾棺者以華道路不欲使人惡其䙝也

帷荒飾棺君龍帷黼荒大夫畫帷畫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者白衣也若大夫則加文章焉

原貶禮禮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注貶之也

行志漢苻融妻卒貧無以葬鄉人助之融曰古之葬曰衣以薪葬之中野唯妻子得行其志

詥祔沛國劉仲武娶丹丘

氏生子正舒正則後出妻而不絕更娶王氏生陶後皆卒正舒求祔葬陶不許陶訟至死不得

禁遷

周禮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注遷葬者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使相合從也殤謂十九以下未嫁而死生不以禮相接而合是亂人倫也鄭司農云嫁殤者謂嫁死人今時娶會是也

周土

太山太守嚴望終于家遺言以身服斂棺周于身土周于棺也

聚沙

趙岐字邠卿遺令子曰墓中聚沙為床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

配殤

曹操事詳殤

殉妾

魏武子有嬖妾武子有疾命子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我從其治也後與秦戰于輔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顆遂獲杜回夜夢人曰予爾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治命予是以報也

增

葬妻

季子皋葬妻犯人之禾申祥請更之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買道

而葬後難繼也

葬子 檀弓延陵季子適齊于其反也其長子死葬于嬴博之閒孔子曰季子吳之習于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復歸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季子之于禮也其合矣乎

原營高敞 韓信母喪無以葬乃行營高敞地令旁可置萬家

務速朽 張霸字伯饒蜀人也為會稽守病革臨卒敕子曰今蜀道阻不可歸塋可止葬務遵速朽遂葬河南因家焉

以鼓封 為縱舍節禮也

以機封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

以幅巾 漢張奐令以幅巾葬曰奢非桓文儉非王孫

用葛茀 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

紀市 呂氏春秋

舜葬紀市不變其肆注云市肆如故言不煩民也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于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

會稽 又曰禹葬于會稽不變人徒注云變動也言無所興造不擾民也會稽山在會稽山陰縣南

泗上 葬夫子于泗水之上其樹若僵斧

杜中 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

藍田 漢書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壖地為宫上徵榮榮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武庫 劉向疏云摴里子葬于武庫按史記摴里子傳曰摴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宫在其東未央宫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摴里

城東 風俗通詳棺槨

鄴西 趙録曰石勒事佛圖澄號曰大和尚道法大行終于建武末葬于鄴西

合公主 衛青與平陽公主合葬冢象盧山

近神人 魏畧田豫戒子曰葬我于西門豹邊妻子曰豹古之神人邪可葬其邊曰豹履行與我適等死而有靈當與與我善也妻子從之

近要離 後漢書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隱居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于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于家鴻潛閉戶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于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吾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為求葬地於吳要離冢旁咸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

從蘧瑗 魏志中山恭王袞傳袞疾困敕令官屬曰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

妻養疾 禮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乃告陳子亢曰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子

亢曰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為之于是不果用也

婢夾尸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我二婢子夾我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不果殺注云善其不陷父于不善也

祔先塋 唐文張曲江丁內憂奔喪南訃祔葬先塋白雀黃犬號噪庭塋素鳩紫芝巢植廬壠

葬書生 王忱路行遇書生病下車省之生云我腰下有金取之衢以葬我未及問姓名而絕忱賣金葬之餘金亦埋之

請歸葬 傳穆伯卒于齊請歸葬不許惠叔猶毀以為請乃許之注謂歸以卿禮葬魯不許也惠叔穆伯子代居位過喪禮以請父葬父卒逾年猶毀故曰猶也

議合葬 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父終喪服訖還前夫家夫家亦有繼子死遂合葬式父臨終求于式式許之中丞卞壼奏議式父臨終謬亂云云不可寄命他人之門埋尸于

無名之冢為繼世也 **日月有期** 公叔文子詳謚二 **天地為棺** 見前莊子

各銘其官 杜預喪服要記云始死葬銘凡卿大夫士各以其官婦人則書姓名 **夾道為位** 檀弓國昭子之母死問于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鄭注云夾羨道為位

熊皮四目 周禮方相氏見前

蟻結四隅 檀弓云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鄭注云以丹布幕為褚葬覆棺不牆不翣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蟻蚍蜉也殷之蟻結似今蛇文畫

葬曰大雪 國策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

葬曰大雨 後漢書董卓傳詳棺槨

不為雨止 王制葬不為雨止鄭注云以其禮儀少也

不避塗潦曲禮云送喪不由徑送葬不避塗潦先輕後重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注葬先輕後重葬畢辭賓遂修葬事衛離魯合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注祔合葬也合謂棺中無間也二妃未從舜葬于蒼梧之野二妃未之從也注古者不合葬周公蓋祔季武子曰周公蓋祔注合葬也祔不改卜祔葬者不筮宅謂祔先塋不改卜墓也先不虞祔詳先輕後重注反葬于周太公詳葬二合葬于防又云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問于聊曼父之母然後合葬于防願得父墓韋賢葬陪陵昭帝時從平陵元成從杜陵病且死因使者曰不勝父子情願得葬父墓上許焉招合夫魂後漢鄧晨娶世祖姊新野公主遇害後晨卒詔令招公主魂與晨合葬也門人欲

厚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漢帝令薄漢文令薄葬又光武詔曰曾子謁歎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其令天下薄葬藏于西階檀弓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兆在路寢晏子春秋景公成路寢之臺逢于何遭喪過晏子于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揖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于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合骨晏子入白公公作色曰自古及今夫子亦嘗聞請合葬人主之宮者乎對曰古之人君不奪生人之居不殘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諸葬人主之宮也且嬰聞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畜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畜哀畜憂者怨畜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逢于何遂葬其母于路寢之臺牖下增玉魚一雙西京雜記高宗營大明宮每夜見數十騎行殿左右乃使術者劉明奴問故曰我漢楚王戊之太子王起

兵留我在長安王誅天子念我不殺養宮中死葬此天子憐我殮以玉魚一雙今在殿東北角乞改葬高敞無奪玉魚發其處果然乃敕以禮改葬玉魚隨之

金蠶數斗 齊書始興王鎮蜀於州園地得古冢金銀為蠶形者數斗詳發冢

佳城留冢 江南野史沈彬將八十近居阜上有一大樹可數拱未殂前嘗指示家人曰吾死可葬于是既葬穴其處乃古冢爾覩其間儼然復見一古燈臺上有漆燈一盞壙頭獲一銅牌上有鍇篆文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爇留待沈彬來

巖腹得銘 廣記唐左衛將軍王果被責出為雅州刺史于江中泊船仰見巖腹中有一棺臨空半出乃緣崖而觀之得銘曰欲墮不墮逢王果五百年重修我果歎曰吾合葬此今被責雅州固其命也乃收窆而去

逼城而葬 晏子墓在臨淄慕容德登營丘望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而葬平仲古之達禮者也而生

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耶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之賢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生居湫隘沒豈擇地而葬乎

指山為葬 孔帖李白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

原勿歸鄉里 謝承後漢書崔瑗為濟北相光祿大夫杜喬為八使徇行郡國以贓罪奏瑗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卒臨終顧命子寔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于天還骨于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賵贈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寔奉遺令遂留葬洛陽

不戀本土 語林王太保有二兒喪一兒欲還舊塋一兒欲留太保乃垂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唯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不用棺槨 盧植別傳植初平三年卒臨困敕其子儉葬于山足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

不得封樹 魏略沐德信年六十餘自慮無常預作終制誡其子曰以儉葬至嘉

平中病甚臨困又敕預掘埳識氣絕令二人舉尸即埳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又識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

堯典一篇 後漢書周磐傳磐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昔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于陰堂之奥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椁足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終學者以為知命焉

老子兩卷 虞翻別傳翻遺令儉葬唯以老子兩卷示存道德而已

温嶠辭官 晉禮志建武元年以温嶠為散騎常侍嶠以母亡值冠不得葬不拜詔曰于禮制物常使理可經通今桀逆未梟平陽道斷詔下議皆以嶠萬里投身赴闕廷無緣中辭王事宜如詔㫖也

子產依禮 傳鄭簡公卒將葬子產使避司墓之室君子謂之依禮

良臣從

死史記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

後宮

皆殉秦始皇葬時後宮無子者皆殉從死者甚衆

宋公厚葬

左傳宋文公卒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于惡也何臣之為

齊國厚葬

韓非子云齊國好厚葬布帛盡于衣衾材木盡于棺椁桓公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幣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于是乃下令曰棺椁過度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孝經自隨

皇甫謐篤終論云吾本欲露形入坑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觕為之制奢不石椁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蘧

篨裹尸麻約二頭置尸床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闊六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舉床就坑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惟齋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蘧篨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

蘧篨裹尸見上

葬洛陽城搜神記温序字公次太原祁人任校尉行部為隗囂所殺更始憐之送葬到洛陽城旁為築冢長子壽夢序告之詳曰久客思鄉壽即上書乞骸骨帝許之

葬海虞山葬二

增以報德羅士信齊州人初為劉仁基所禮及來都平出家財殯葬北邙以報德且曰我死當葬其側至是如其志

可行志吳保安與郭仲翔善仲翔母葬服除喟然曰吾賴吳公生吾死今親歿可行其志乃行求保安于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其妻亦歿喪不克歸仲翔為服縗經囊其骨徒跣負之歸葬魏州盧墓三年而去

以儉自全晉杜預且死遺令言邢山下有冢云是鄭大夫祭仲

或云子產其隧道惟塞其後而空其前示藏無金玉不取于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求水中自然之石以為冢示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將來兆域儀制取法鄭大夫吾欲以儉自全耳

以厚免禍

趙槩聞見錄宋張侍中耆遺言厚葬晏丞相殊遺言薄葬二公俱在陽翟元祐中同為盜所發侍中壙金玉犀珠充塞盜所得已不勝慰下近其棺皆列拜而去丞相壙中但瓦器數十盜怒不酬勞斷棺取金帶帶亦木也遂以斧碎其骨厚葬免禍薄葬致禍揚王孫之計疎也矣

布車載柩

唐魏徵陪葬昭陵妻張氏曰徵平生儉素今以一品禮葬羽儀甚盛非亡者之志悉辭不受竟以布車載柩無文采之飾

夜葬山谷

揚行密卒遺令斂葛為衣桐瓦為棺夜葬山谷人不知所在

葬勿歸冢

揚震臨死曰不能誅患身死雜木為棺布單蓋形勿歸冢勿設祭祀也

葬陶家側

吳志鄭泉字文淵性

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為土幸取為壺實獲我心

勿起墳壟

晉王祥為睢陵公疾篤遺令曰西邙土自堅貞勿甓石勿起墳壟耳

葬以幅巾

後漢皇甫規遺命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纊綿牢以釘漆為不喜耳幸有前窀朝殯夕下措尸靈床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

葬于土穴

後漢盧植字子幹臨卒敕其子儉葬于土穴不用棺槨

戒勿立碑

唐司勲致仕李建勲且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于其上免無他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之地諸貴人高大之冢無不發者惟建勲莫知其處

特給轜車

韋亢歷職以清儉及終無以葬玄宗聞之特給轜車

令給班劍

魏徵薨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陪葬昭陵房玄齡薨給班劍羽葆鼓吹絹布二千段粟三千斛陪葬昭陵

詔給儀仗太和初王承元祖母喪詔曰武陵當損流時拯定奔潰功在史官母李不幸贈䘏宜加厚且給儀仗以葬

命官建冢唐劉昌節度涇原初城平涼當吐蕃劫盟役將士骸骨不藏昌命瘞之昌具以聞德宗下詔哀痛出衣數百稱官為賚具斂以棺槨分建二冢大將曰旌義冢士曰懷忠冢于淺水原詔學士為銘

原管彥不歸葬晉王褒與管彥許為婚彥葬父洛陽褒更嫁其女謂彥弟馥曰賢兄葬父洛陽則京邑人也非結好本意一詳悔婚

陳壽不歸葬陳壽字承祚為治書御史母遺言葬洛陽壽乃遵其旨壽已西安漢人坐不以母歸葬貶

槀車載簑笠儀禮既夕鄭注云槀猶散也散車以田以鄙之車簑笠備雨服今哀槀為潦凡道車槀車之纓轡及勒亦縣于衡也

道車載朝服儀禮既夕鄭注云道車朝夕及燕出入之車朝服日視朝之服也玄衣素裳

擇不食之地　成子高語詳前葬二　擇不毛之地　皇甫謐篤終論詳前

下殤葬于園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鄭注云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下殤于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輿尸之牀也以繩絙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鉤之禮以機舉尸輿之以就園而斂葬焉塗近故耳

小兒葬于道　風俗通云葬小兒必于道邊者傷其人道未成故置于道側使視成人之道也

未葬不除服　晉建武元年令曰久喪未葬唯喪主不除以他故未葬人子之情可居殯而除無遠近之斷若亡遇盜喪靈無處求索理絕固當三年而除不得從未葬之例若殲于冦害無收殯之理亦宜三年

改葬舉下服　穀梁葬桓王傳曰改葬之禮緦舉不緬注緦五服之最下者改葬舉最下之服以喪緬邈遠也

冬日冬服夏日夏服　韓子墨者

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執喪二日世主以為儉而尤之儒者破家而葬債子而償執喪三年毀而扶扶世主以為孝而禮之 死陵葬陵死澤葬澤淮南子禹之治天下大水禹身執畚鍤當此之時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節財薄葬焉 孝貴慎終慎終追遠 葬宜以禮死葬之以禮 物既偞卑謂用卑薄之物不中禮也偞墮頽反 禮將偪下求備 去奢 大葬 禮葬 昊天降凶 遠日協吉 苟闕不度 豈曰無違 儉宜合禮 孝不貶親 三良臨穴 二婢同棺 開白日之銘 卜青烏之兆 所宜薄以稱家 安用厚而破產 孝貴有終

豈宜不皃　華或非禮孰謂無違　法惟辯貴送死之禮有差　孝在慎終勿悔之心宜勉

葬五

原詩陳張正見和楊侯送袁金紫葬詩曰黄泉開隧道白日照佳城一朝嗟此路千載幾傷情秋雨悲松色淒風咽挽聲歸雲向谷晚還柳背山輕唯當三五夜壟月暫時明　周庾信送炅法師葬詩曰龍泉今日掩石洞即時封玉匣摧談柄懸河落辯鋒香爐猶是柏麈尾更

成松郭門未十里山迴已數重尚聞香閣梵猶聽竹林鐘送容風塵擁寒郊霜露濃性靈如不滅神理定何從

周王褒送觀寧侯葬詩曰丹旐書空位素帳設虛樽楚琴南操絶韓書舊說存西䕷傷新樹東陵惜故園白憐悲谷影彌念玉關門餘暉盡天末夕霧起山根平原看獨樹皋亭望列村寂寥還盡靜荒茫歸路昏挽鐸已流唱童歌行自喧眷言千載後誰將遊九原　又送劉中書葬詩曰昔別傷南浦今歸去北邙書生空託夢久

客每思鄉塞近邊雲黑塵昏野日黃陵谷俄遷變松柏易荒涼題銘無復迹何處驗龜長　唐太宗望送魏徵葬詩曰閶闔總金鞍上林移玉輦野郊愴新别河橋非舊餞慘日映峰沈愁雲隨蓋轉哀笳時斷續悲旌乍舒卷望望情何極浪浪淚空泫無復昔時人芳春共誰遣

增杜甫聞故相房公靈櫬自閬州啟殯歸葬東都詩曰遠聞房太尉歸葬陸渾山一德興王後孤魂久客間孔明多故事安石竟崇班他日嘉陵涕仍沾楚水還

又哭嚴僕射歸櫬詩曰素幔隨流水歸舟反舊京老親知宿昔部曲異生平風送蛟龍雨天長驃騎營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　又送盧十四護韋尚書櫬歸上都詩曰素幭渡江遠朱幡登陸微悲鳴駟馬顧失涕萬人揮參佐哭辭畢門闌誰送歸清霜洞庭葉故就别時飛

原詔漢光武帝作壽陵詔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遵述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豈不美哉

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後漢書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葬送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而財力盡于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靡破積代之業以供朝夕之費豈孝之意哉有司具申明科禁宣下郡國　晉武帝賜劉廙葬錢詔曰故侍中劉廙以清識明鑒有聲前代昔宣皇帝接以師友之恩廙墓為盜賊所發甚用惻然其子阜素甚清貧

令當殯葬其給輀車銘旌賜錢給作藏人功　晉賜王沉葬錢地詔曰故驃騎將軍王沉忠允篤誠執德弘毅外清方夏内熙袞職歷位著稱厥功茂焉不幸薨殞志業未究今當葬其賜錢三十萬葬田一頃　晉賜傅嘏夫人鮑葬錢詔曰故太常傅嘏者以命德賢才為先帝所接登龍之際有翼賛盡忠之勳早代殞沒不終功業每念其遺績常存于心今嘏夫人鮑當葬賜錢十萬給作葬藏人功

增文漢楊王孫臝葬書曰盖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臝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腐之地下或廼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于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又曰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言歸也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為櫝葛藟為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

殮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　晉皇甫謐篤終論曰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隅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椁所以隔真故桓司馬不如速朽季孫璠璵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為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為賢于秦始皇夫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見也而大為棺椁備存器物無異埋金路隅而書表于上也　宋宋景文遺戒曰吾沒之後稱家有無以治喪用浣濯衣鶴氅布裘紗帽綫履三日棺二月葬慎無為流俗陰陽

拘忌也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為吏在良二千石下無功于國無惠于人不可請謚不可受贈典不可求巨公作碑志不可作道佛二家齋醮汝等不可違吾之命違命作之是謂吾死為無知也　司馬君實葬論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齎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于古而拘于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七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亦無常日

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壟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干支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至有終身累世而不得葬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人所貴于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殣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今之人未葬而除

喪從宜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于命賢愚繫于人固無關預于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為人子者方當衰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當福利耶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于喪家尤甚頃為諫官嘗奏乞禁天下喪書當時執政莫以為意今者兹論庶俾後世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程正叔葬說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

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擁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此其大畧也　陳無已思

亭記曰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乞貸邑里葬其父母昆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傍而問名于余余以謂目之所視而思從之今夫升高以望松梓下丘壟而行墟墓之間棘荆莽然狐兎之迹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所不忘也而君子謹之故為墓于郊而封溝之為廟于家而嘗禘之為哀為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

然自親而下至于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于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因其親以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木思以為材視其榛棘思以為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者乎吾為子記之使君之子孫誦斯文視其美以為勸視其惡以為戒其可免乎

冒法葬誅者

原受恩 魏志表諱死別駕王修詣太祖乞收葬受衣氏之恩得收斂就戮無恨太祖嘉其義故聽之

感義 晉書鍾會死向雄葬之文帝責之曰王經死哭東市我不問今會叛逆云云其如王法何雄曰先王掩骼埋胔今誅已備法雄感義而葬法立于上教引于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殿下讐枯骨于中野為將來仁賢之資乎

孔車長者 漢主父偃有貴幸客數千及死無人視獨孔車收葬上聞之以車為長者

桓典棄官 後漢桓典舉孝廉國相王吉以罪誅故人親戚莫敢至典棄官收斂葬之負土成墳為立祠堂

臧均乞葬 吳志諸葛恪誅臨淮臧均乞葬曰均恨欒布不先請而專名以肆情得不誅為幸臣不敢率也

荀閭乞葬 齊王誅故吏荀閭乞葬

增曹敞葬吳章 見前

伯厚葬陳蕃 東漢陳蕃被誅家口南徙復追至南安府城北減之蕃故人朱伯厚

收葬其葬地名陳墓

胡騰葬竇武 武誅後府掾胡騰少師事武獨殯葬行服收武孫為己子與聘娶還本姓

郭亮葬李固 梁冀誅李固露尸于西衢弟子郭亮始童往哭陳辭更行亭長呼之亮曰義之所重何以相懼太后聞之聽收葬

送葬

原吹簫 談錄周勃吹簫送葬 **反哭** 雜記鄉人五十者從反注優老也非鄉人四十者亦從反哭遠也

晨會 鄭子蟜卒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馬注會葬事也 **以哀** 哀以送之

如慕 見前 **不歌** 適墓不歌 **多涕** 魯襄公薨滕成公來會葬隨而多涕穆叔曰兆于死所矣

送臺 文選送子長夜臺 **臨穴** 詩臨其穴惴惴其栗 **待盈坎** 禮弔三十

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

不散送 禮五十者不散送注送葬者不散麻也

五侯治 樓護出入五侯之門咸得歡心母喪送葬治喪車三千兩人語曰五侯治喪樓君卿

千乘送 劇孟母喪送葬蓋車千乘也

不避塗潦 曲禮見葬四

四方來會 後漢書郭泰字林宗卒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

名士赴哭 晉陽秋荀粲亡時年二十九性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者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者纔十餘人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感動路人

衰絰千餘 鄭元別傳元卒遺令薄葬自郡以下常受業者衰絰赴哭千餘人

命駕撫棺 范式字巨卿與張劭為友劭死式夢之曰吾已死某時葬子能送我乎式覺即服友服命駕而往及葬式未到劭引發中路而柩不進其母曰汝待巨卿也巨卿乘白馬素車至撫棺曰元伯可進矣柩乃進式乃修墓

種樹而還劭字元伯

推輦歸里 申屠蟠始與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沒以身託蟠乃躬推輦送喪歸鄉里遇司隷從事于河鞏從事義之為封使使送蟠不肯受投傳于地而去事畢即還太學

巨卿可托 後漢范式受業太學長沙陳平子病謂妻曰吾聞山陽有范巨卿烈士可以托吾沒後但以尸埋巨卿戶前乃裂素書以遺巨卿時式出還省書悽愴向墳愷哀哭以為死友營護平子妻兒自送喪于臨湘未至四五里委素書于棺上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

元伯可進 詳前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一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二

禮儀部二十九 弔 祭奠 賻賵 助喪 披引紼 明器 挽歌

弔一

增周禮太僕曰太僕掌三公孤鄉之弔勞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勞 原禮記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弔喪不能賻弗問其所費 增禮統弔生曰唁弔死曰弔弔生謂之

唁何非為喪之位哭泣之事但嗟歎以言故謂之唁弔死謂之弔何素有恩禮無服屬但致傷哀故謂之弔原禮記曰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馬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增又曰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

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不衣錫衰
賀循喪服要記曰始弔朝元端之服也皮弁經素弁而
加環經也始死而往朝服者主人未變賓未可以變也
又曰古之弔者皆因朝夕哭而入弔賓至主人即出
中門外西面向北上拜賓入門即位於堂下當階西面
賓即位皆哭哭止主拜之　又曰大夫弔於大夫始死
而往朋朝裼裘如吉時也當斂之時而至則弁經服皮
弁之服以龍裘也主人成服而往則皮弁經而加錫衰

也大夫於士有朋友之恩乃得弁絰　謝茲喪服圖曰夫王弔三公及三孤弁絰錫衰弔六卿弁絰錫衰弔大夫弁絰疑衰弔士弁絰緦衰弔畿内諸侯弁絰緦衰

皇覽逸禮曰君使大夫弔於國君禮錫衰衰裳弁絰有絰馬下大夫爲介亦如之士介者將命者緦麻裳弁絰異姓葛同姓麻　原摯虞決疑要注曰禮臣喪其父母則赴於君君弔之　又曰國家同姓王公妃主發哀於東堂凡使者監喪弔祭同姓者素冠幘白練深衣器用

皆素弔祭異姓者服色器用不變也　又曰古素冠錫衰爲弔服今以白帢深衣爲服深衣即單衣也錫細麻疏也　增通典曰弔賓至掌次者引之賓次賓著素服相者入告内外衰服相者引主人以下立哭於阼階下婦人升哭於殯西相者引賓入立於庭北面西上爲首者一人進當主人東面立云如何不淑主人哭再拜稽顙爲首者復北面位弔者俱哭十餘聲相者引出少頃相者引主人以下各還次

弔二

原禮記曰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来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增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也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　哀公

使人弔蕢尚遇諸塗辟於路畫宮而授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妻之知禮也　原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增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為君在禮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

公降一等而揖之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原檀弓曰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歟哉注於朋友哀痛甚哭之非若凡弔　增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喪人無以

爲實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原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　增左傳曰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又何弔焉　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

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令吾子無二何故　家語曰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不答他日又問孔子曰始死則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又何疑焉　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令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聞諸乎曰丘弗聞聞之雖在衰經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　原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曰察其始本無生非徒無生也本無形非徒無形也

本無氣變而有生今變而之死人且寢於巨室我噭噭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之　增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然則弔焉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　原漢書曰龔勝死有老父來弔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

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虞翻别傳曰翻放棄南方自恨疏斥當長没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　摯虞決疑要注曰漢太傅胡廣喪母天子使謁者以中牢弔祭具送葬魏司空陳羣喪母使者弔祭如故事又使黄門侍郎杜恕奉詔慰問　增蔣詡字元卿遭父喪有弔者盈門後母疾之不得止舊廬於側作小庵往如舊廬受弔焉　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退身隱居教授徒

衆甚盛喪母友人或千里來弔之 東觀漢記曰祭遵病甍喪至河南詔遣百官皆以喪服往弔上車駕素服望城門舉音遂哭哀慟不止復幸城門遇喪車瞻望涕泣上親臨祠以太牢儀如孝宣帝臨霍將軍故事 謝承後漢書曰徐孺子不就諸公之辟及有喪者萬里常弔於家預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以水漬綿使酒氣以雞置前祭畢便去

郭泰别傳曰賈叔字子厚林亭鄉人雖世有冠冕而性

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憂叔來弔之而鉅鹿孫咸直亦至咸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遽迎而謝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心同善仲尼不逆互鄉故許其進也叔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　原又林宗有母喪徐稚往弔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林宗曰此必南州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增語林曰陳元方遭父喪形體骨立其母哀之以錦蒙其上郭林宗往弔見錦被而責之賓

客絶百許日　原王隱晉書曰何邵為司徒舋養子岐為嗣衣粲弔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謂之曰知死弔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今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謂中正畏强侮弱粲乃止　增鄧粲晉記曰阮籍能為青白眼禮法之士輙以白眼對之宗正嵇喜康之兄也聞籍喪弔馬籍以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退　晉中興書曰周嵩兄顗既被害王敦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之人為天下人所殺

復何弔敦甚銜之　原陶侃傳曰侃丁母艱在墓下忽有二客来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而看之但見雙鶴舞而冲天也　增談録曰丁晉公謂言嘗見常武太原王公言先太師傾背時朝賢來相弔朱紫盈門惟徐左省鉉獨攜一麻袍角帶於客位内更易後方入相弔以此知士大夫具朝服臨喪弔問深不可也先太師即兵部侍郎祐也　孫公談圃曰司馬温公光薨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

同輩以往而程正叔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正叔又論司馬溫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頤可謂燠糟鄙俚叔孫通聞者笑之

弔三

原白鶴陶侃事見弔二　青蠅虞翻事見弔二　服如爵弔弁經服服如爵爵弁素冠而加環經　髽而弔魯婦人之髽而弔自敗於臺鮐始也　殷於壙　周於家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偕也　弔中庭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

之爲主也

弔牖下 史魚卒置尸牖下靈公弔焉詳死喪

不越疆 見弔一

不踰封 檀弓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

不及哀 弔生不及哀

不特弔 喪事不特弔畀者不特弔尊者謂煩也必俟朝夕哭時也

哀禍災 周禮大宗伯職云以弔禮哀禍災鄭注云禍災謂遭水火

哀寇亂 周禮大宗伯職云以卹禮哀寇亂鄭注云卹憂也鄰國相憂兵於外爲寇作於內爲亂

三不弔 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注畏人或以非罪罪已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厭行止危險溺不乘橋船

罰不弔 宜弔不弔有司罰之

元冠不弔 檀弓羔裘元冠夫子不以弔注云不以吉服而弔也

齊衰不弔 子張事見弔二

三年而弔 曾子問三年之喪弔乎夫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功衰不弔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注功衰既練服也

庶子不弔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魯人不弔穀梁云周人魯人皆有喪周人弔之魯人不弔周人曰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

越人來弔衛將軍事見弔二

王弔巫前周禮喪祝職云王弔則與巫前鄭司農注云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

后弔祝前周禮喪祝職云若王后弔則與祝前鄭注曰女巫與祝前后如王禮

爵弁純衣白虎通云天子哭諸侯爵弁純衣又曰遣大夫弔辭曰皇天降災子獨罹之嗚呼哀哉

擁膝蹲踞符子云陶朱公喪其中子鄰人往弔之朱公方擁膝蹲踞捧頭而笑鄰人曰聞有喪將唁子之哀朱公曰生不致哀死而唁何鄰人之不通也

獨

哭而返 *裴楷別傳云阮籍遭母喪楷往弔籍乃離喪位神氣晏然縱情嘯咏傍若無人楷便率情獨哭畢而返*

裼裘而弔 *子游事見弔二*

晝宮而弔 *黃尚事見弔二*

乘醉而入 *王悅字元達弱冠知名恃才縱酒放誕慕王澄為人婦父嘗有慘悅乘醉弔之婦父哭慟悅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後為荊州刺史而卒*

不前而反 *王義之代王述為會稽太守少齋名而義之輕述述母喪義之心止一弔竟不重詣後言往弔入門主人哭不前而反欲以辱之述甚恨也*

反哭而弔 *殷人既封而弔周人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

阮籍母終 *晉阮籍母終裴楷往弔之籍醉登牀直視楷行弔禮畢去或問主人不哭何以行禮楷曰阮方外士我俗中士宜以儀軌自居時議以為兩得具道也*

王衍子喪 *山濤弔*

增帝

欲臨弔 高士廉卒帝欲臨弔房玄齡以帝餌金石諫不宜近喪帝曰朕有舊故姻戚之重君臣之分卿置勿言即從數百騎出長孫無忌伏馬前陳士廉遺言乞勿臨喪帝猶不許無忌至流涕乃還

以詩遺弔 合璧事類白居易卒宣宗以詩弔之

遣使會弔 楊綰薨帝驚悼詔贈司徒遣使者冊授欲及其未斂也遣百官會弔

中使設祭 張曲江既薨元宗追歎曰自公歿後不聞讜言發中使至韶州弔

中人臨弔 李嗣業卒葬日使中人臨弔李吉甫卒自大斂至卒哭皆中人臨弔

郎中臨弔 韓文李惟簡訃至上悼愴罷朝遣郎中臨弔

京官赴弔 尉遲恭卒高宗詔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赴第臨弔

百官會弔 孔光傳云光薨公卿百官會弔 常袞華州刺史墓志百官臨弔畢集孔光之門

原鼓琴而哭 世說顧彥先平生好

琴及喪家人嘗以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其牀鼓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彦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弔喪主而出

置芻而去 徐穉事見弔二又劉師知作沈侍中集序云遂使褐裘莫計寶劍無追痛此生芻同兹宿草九原方遠百身寧贖

增設席而弔 孔帖衛大經蒲州解人素善魏夏侯乾童聞其母卒威署往弔或止之曰方夏涉遠不如致書答曰書能盡意耶比至乾童以事出乃設席行弔禮不詣其家而還

赴者三萬 陳實字仲弓卒於家大將軍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為文範先生

仙人白鶴遙投士行之前　孺子隻雞遠赴林宗之所　舊館遇亡宣父尚猶出涕　同門在戚王丹未可忘情

弔四

原賦漢司馬相如弔秦二世賦曰登陂陁之長坂入曾宮之嵯峩臨曲江之隑洲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谾谾通谷豁兮谽谺汩淢靸以永逝注平臯之廣衍觀衆樹之蓊薆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北揭石瀨弭節容與歴弔二世持身不謹亡國失勢信讒不悟宗廟滅絶嗚呼操行之不得墳墓蕪穢而不脩魂魄亡歸而不食　晉傅咸弔秦始皇賦曰余治獄至長安覩乎阿房

而弔始皇曰傷秦政之爲暴棄仁義以自亡搦紙中辭以弔始皇有姬失統命不於常六國既平奄有萬方政虐刑酷如火之揚致周章之百萬取發掘於項王瘢斯民乎宮墓甚癸辛於夏商未旋踵而爲墟屯麞麋乎廟堂國既顛而莫扶孰阻兵之爲強

原文漢賈誼弔屈原文曰鸞鳳伏竄鴟梟翱翔謂隨夷溷兮跖蹻爲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騰駕罷牛驂蹇驢驥垂兩耳服鹽車所貴聖人之神德遠濁世而自藏

使麒麟可係而羈豈云異夫犬羊　後漢蔡邕弔屈原文曰鶵鳩軒翥鸞鳳挫翮啄碎琬琰寶其瓴甂皇車奔而失轄執轡忽而不顧卒壞覆而不振顧抱石其何補

晉潘安仁弔孟嘗君文曰人罔貴賤士無真僞延入如歸望賓若企出握秦機入專齊政右眄而羸強左顧而田競且以造化為水天地為舟樂則齊喜哀則同憂豈區區之國而大邦是謀瑣瑣之身而名利是求畏首畏尾東奔西囚志撓於木偶命懸於狐裘　晉陸機弔

魏武帝文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内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格於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先於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衰志長筭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托人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厄何險而弗濟敵何強而不殘違率土以靜寐戢彌天乎一棺惜内顧之纒綿恨末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婉孌何命促而意長宣備物於

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戚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悼繐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雀臺而羣悲貯美目其何望覽遺籍以慷慨獻兹文而悽傷案魏武帝疾革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又曰吾婕妤伎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下繐帳朝晡設脯糒之屬月朔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與諸夫人諸舍中無為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又弔蔡邕文曰彼洪川之方割豈一簣之所堙故尼父之惠訓智必愚而後賢諒智道之已妙

昌信道之未堅忽甯子之保巳效萇叔之違天冀澄河之遠日忘朝露之短年　晉庾闡弔賈生文曰飛榮洛汭濯頴山東質清浮磬聲若孤桐琅琅其璞巖巖其峰信道居正天下為公方駕逸步不以曲路期通是以張高絃悲聲激柱落清唱未和而桑濮代作昔臯陶謩虞吕尚歸昌德協允符乃應帝王東吾相桓漢登蕭張草廬三顧臭若蘭芳奈何摧景飈風獨喪厥明悠悠太素存亡一指道來斯通世往斯否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

不敬弔寄之淥水　宋袁淑弔古文曰賈誼發憤於湘江長卿愁思於園邑彥真因文以悲出伯喈銜史而求入文舉疏誕以殃速德祖精密而禍及夫然不患思之貧無若識之淺士以伐能見斥女以驕色貽遣以往古為鏡鑒以未來為鍼艾書余言於子紳亦何勞乎著蔡

祭奠一

增寄酹江溪龍濁酹一　薦醪駱賓王泉壤殊途幽明永隔感平生其若斯聊樽寄酹千里

中絜酒儻聰明之　蘋蘩薀藻左傳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不昧式薦簞醪

可羞于王公可薦于鬼神

蕙蘭桂椒　楚辭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

明齊溲酒　儀禮嘉薦普淖明齊溲酒

樽酒簋貳　權載之文樽酒簋貳涕零如雨

炙雞往祭　徐穉事見弔二

封胾致祭　崔從太和六年卒下有封肉以祭者烏重胤既歿士二十餘人封胾致祭

斗酒隻雞　曹操感太橋元知已及後經過其墓自為祭文曰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哉

白粥生芻　呂才母喪以哀毀卒通人郎餘令以白粥元酒生芻祭路世人哀之

設位沃饋　李勉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至宴餘乃設虛位沃饋之

過墓奠祭　賈黃中談錄白傅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立於墓側今洛陽士庶及四方遊人過其墓者必奠以卮

酒家前方丈之士常成泥濘食爪遣奠唐史萊國公杜如晦薨太宗詔虞世南爲制碑文後因食爪美愴然悼之遂輟食爪奠於靈座敕饌往祭高士廉卒方寒食敕尚宮以食四轝往祭命使弔詞辛雲京卒及葬命使弔詞時將祭者七十餘幄喪車餘晷乃得去遣使設祭明皇幸蜀一日登高山望秦川謂高力士曰吾聽張九齡言不至此遣使祭之

祭奠二

增文唐韓愈祭亡友柳子厚文曰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

物之生不願為材犧樽青黄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
馽羈玉佩瓊裾大放厥詞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
著表表愈偉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
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
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
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而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
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
子實命我尤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

祭棺前矢心以辭　宋蘇軾撰哲宗祭司馬溫公文曰
元豐之末天步維艱社稷之衛內外所屬惟是一老屏
予一人名高當世行滿天下措國於泰山之安下令於
流水之源歲月未周紀綱畧定天若相之又復奪之殄
瘁之哀古今所共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
太平可期長為宗臣以表後世往奠其葬庶知予懷
又祭歐陽文忠文曰公之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
國有蓍龜斯文所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

人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雖不可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殁也赤子無所仰庇而朝廷無所稽疑君子無與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百出舞鰌鱔而號狐狸昔公之未用也天下以為遅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於請宅而歸也莫不悵然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惟厭世之溷濁

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禄而天莫之違昔我先君懷寶避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受教門下者十有六年於斯聞公之喪義當匍匐而往弔而懷禄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辭千里以寓一哀而已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

歐陽永叔祭尹師魯文曰嗟夫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挾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濵猿猱之窟麋鹿之羣尤不容於其間兮遂即與鬼而為鄰嗟乎師魯世之惡

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扼艱屯舉世皆寃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捨進退屈伸語黙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訣隱几待終顔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以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夫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

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子於衆人最愛子文寓辭千里侑此一樽㝠以慰子聞乎不聞　又祭蘇子美文曰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碎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

至此藴而不見遂以没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毁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来舉予觴　朱元晦祭劉恭父樞密文曰嗚呼天胡付公以瓌竒俊偉之材而不并假以耆耋期耄之壽胡位公以樞密屛藩之重而不遂畀以彌綸輔賛之權使功名若極富貴而無欲實則抱憂歎以終天此中外志義之士所以聞公之薨皆失聲而相弔或雖未識公面而亦不自知其涕泗之流

漣者也嗚呼惟公生有異賢早擢巍科退而自保弗競弗譁屈首受書典學於家內充其美外振厥華曁登王朝遂掌綸綍獻納綢繆訏謨密勿忤權觸要無所回屈帝眷弗豐報政三年鄒魯其風帝曰來歸本我兵柄曾不幾時洛以大政公奮其庸帝虛以聽張磔宏綱塞絶僭令道直身危突不暇黔出臨兩鎮威憚恩漸適嬉於堂遽哭於苫恩詔起之有竦其詹公卧弗承帝悉其孝曰究汝哀來覲來教公言益切公守不撓再撫於潭亦

顯其效乃遷建業民病以饑公不寢食起坐嗟咨方畧
既張惠術四施曾有流莩化為充肥帝嘉乃勲加勞進
律倚毗方深遽告以疾忠無隠情諫有遺筆帝驚罷朝
悼此良弼嗚呼我以孤童来託公家公不我鄙勸道有
加公姿鸞鵠我性麏麚豈無異同卒莫疵瑕公之知我
亦晩而最迨其永歸手札告戒褒德撫孤古昔所艱并
以誘我我其敢安念昔帝師為國死義亞傅承之夷險
一致屏山雖隠亦豈忘世公龔其傳克廣無替矧予之

懷竊究終始願言思公昌其有已嗚呼昔誦離騷舉公觴兮今拜以哭酹公堂兮私情公義兩怛傷兮神靈不昧尚克鑑予之衷腸兮　又祭劉恭父樞密文曰在昔歳次公病欲絶自力為書来告永訣上言國家讎恥未雪冢骨易枯此恨難滅次念遺阡豐碑未揭謂我銘之以永前烈下及諸孫羈貫在列謂我教之他靡顧謂三復悲號心膂貫徹聞公是日三簡并折拜疏千言忠憤是洩我雖不武實擊其節又惟公家忠孝閥閱紀德銘

功昌取凡劣諒以孤生幼罹禍孽蒙被前恩欲報罔竭故畧其愚以累斯碣方將涉筆敘次鋪列屬其來西曠日引月迄今乃成事偉詞拙遠薦陳之如聽予決想像兩公感涕推咽顧念滯留壓土羈紲莫相嗣人講貫劘切以此負公一飯再噎頃為迎師寄此筆舌比聞授受稍契磁鐵尚其不厭習久而悦卒大公門緩此憂惙山瓢往酹野蔌并設老淚如傾遠寄情血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曰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予開吝莫予剖蓋

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羣言之紛糾於是相
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厲以死守也嗚呼敬夫竟棄予
而死也耶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為軍民之所屬
望内為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寛事君以敬正大光明
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
而可盡也矧聞公喪痛徹心膂緘辭寄哀不遑他語顧
聞公之臨絶手遺疏以納忠名賓佐而與訣委符節以
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

足以為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又聞公於此時屬其弟以語予用斯文以為寄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徳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虛并矢詞以為報尚精爽其鑒玆　又祭張敬夫文曰自孔孟之云逺聖學絶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歳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胥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盖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

又有始所共嚮而終悟其偏亦有早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秘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蔵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切窺其一二也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来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需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嗚

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心予亦見縻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閒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此世也惟脩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聞兄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酹也惟兄憐而鑒之尚有以輔予之志也　又祭吕伯恭著作文曰嗚呼天降害於斯文何其酷耶往嵗已奪吾敬夫今者伯恭胡為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後生將誰使

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誰為之箴過將誰為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為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蓍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胷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人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絶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澹寡慾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為訐秉義以節躬而恥為介

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歆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寛洪識量閎廓既海納而淵澄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先訓詒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討論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位於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敷施何遭時之不遂遽遘疾而言歸一

臥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聞逍遥以曳杖怳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瘳𡚁卒攄其素藴不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　又祭鄭自明文曰比年以来士氣衰弱觀時俯仰隨執前却其心有一身而無天下其口有唯唯而無諤諤偉哉自明之為人信所謂喧啾百鳥之羣忽見秋天之一鶚者也盖自其布衣而已有憂天下之心其揖讓人主之前則直欲排佞倖之朋從

而折其角其言明白切至磊磊落落憤激峻厲嶢嶢嶽嶽明主所為虚心而嘉歎羣公所為變容而駭愕善類所為喜幸而心開邪黨所為戚嗟而氣索偉哉自明之為人凛乎其有古諍臣之風求之近世則措之鄒陳之間而無怍者也夫何天命之不延竒禍一朝而遽作使前之悲者喜而喜者悲紛慶弔之交錯惟平生之忠赤諒雖死而不忘跪陳情於一酹詞與淚以俱傷

賻賵一

原春秋説題辭曰知生則賻知死則賵　穀梁傳曰車馬曰賵貨財曰賻注賵覆也車馬覆載人也賻助也所以助營凶事　增通典曰凡賻使者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從者以篚奉元纁束帛立於使者之西南俱東面凡賻通貨賵相者入告主人立哭相者進主人前東面受命出詣使者前西面曰敢請事使之從者以篚進詣使者前西向以授使者退復位使者曰某封某官某子使某賻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相者引使者入立於

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止哭使者少進東面曰某封若某官使某賻主人哭再拜使者少進坐委之興復位掌事者進坐舉之興以東使者出主人送拜

賻賵二

原副意白虎通賻助也賵者赴也所以助生送死追思終副至意也　貴誠禮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注云禮貴誠信　贈死傳贈死不及尸非禮也　補喪周禮宰夫供賻賵并𥡴幣凡諸侯喪賻補之注補助不足之意

書方書賵於方書遣於策注方版也策簡也　問費禮弔喪不能賻不問其所費　歸

布檀弓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注旅下士也使歸四方賻布 用幣魯人之贈也三元三纁廣尺長終幅注言失之也贈用制幣元纁束幣 脫驂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人無乃已重乎子曰予向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言人盡哀是以恩厚待我我為之哀是以恩有施惠 遺縑後漢王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往弔之公怒撻之令遺縑而已或問之丹曰交友之難終也 陳路車上介賵陳路車 陳乘黃禮陳乘黃大路于中庭北輈執圭將命 增給絹布房玄齡薨給以絹二千段粟三千斛 賜粟帛孔巢父卒賜其家粟帛存卹之 原無親受賻者既受命坐委之櫝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原涉讓漢原涉字仁先父為南陽太守時二

千石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已上妻子受之以定產業涉乃讓南陽賻送行喪廬冢於是知名

何竝戒

何竝受頴川守名丞掾作先書告子昭曰吾生素餐日久雖得賻勿受注先書先遺令也

王戎辭

本傳王渾為涼州刺史卒故吏賻贈數百萬其子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

不入廟門

禮賵馬不入廟門以其主於死者也

班諸兄弟

禮子柳之母死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增裴度賵縟

裴度薨賵禮為縟

李勣贈厚

李勣卒帝曰勣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過性廉謹不立產業今亡當無贏貲有司其厚贈之

給俸為賵

鄭餘慶卒帝知其貧特給一月俸料為賵遂

賻布尤厚

崔敦禮卒高宗為舉哀雲龍門賻布祕器尤厚

原求賻非正

穀梁傳武子来求賻歸死

者曰賻歸生者曰賵曰歸之正也求之非正也

讀賵非古 檀弓曾子曰讀賵非古也 增

麥舟助葬 范文正公遣子堯夫至姑蘇取麥五百斛舟次丹陽見石曼卿云三喪欲葬無可謀者堯夫以麥舟與之到家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三喪未舉方滯丹陽時無郭元振無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付之矣

資錢治喪 郭震字元振魏州人在太學時家中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叩門者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亦不質其姓氏 河東柳先生仲塗少時縱飲酒肆坐側有書生接語乃以貧未能葬其父母將謁魏守王公祐求資以辦事先生問費幾何曰得錢二十萬可矣先生曰子姑就舍吾且為子謀之罄其資得白金百兩錢數萬以遺之議者以郭代公之義不能遠過

原賵賻贈含 禮

車馬貨財 詳賻賵一

增不受賵賻

後漢書曰魯恭字仲康父期為武陵太守卒於官恭年十二晝夜號踊聲聞郡中賻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　又羊續為南陽太守徵為太常未及行會病卒遺書薄歛不受賵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贈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襃美勑太山太守以府賻錢賜續家　齊書曰張稷所生劉先假葬琅琊黄山建武中改申葬禮賻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絶事畢隨以還之　又江斆卒遺令不受賻詔賻錢三萬布百匹子蒨啟遵斆命不受詔嘉美之從其所請

脫衣為贈

齊書曰張融有孝義父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以不同將見殺緣司馬竺超人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后超人孫徽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弔之悉脫衣以為贈披牛被而反

增詩宋蘇軾贈李憲仲哀詞并敘曰同年友李君諱惇字憲仲賢而有文不幸早世軾不及與之遊也而識其子廌有年矣廌自陽翟見余於南哀泣曰吾祖母邊母馬前母張與君之喪皆未葬貧不敢以饑寒為戚顧四喪未舉死不瞑目矣適故人梁先吉老聞余將歸耕陽羨以絹十匹絲百兩為賻辭之不可乃以遺廌曰此亦仁人之餽也既又作詩以告知君與廌者庶幾皆有以助之廌年二十五其文曄然氣節不凡此豈終窮也哉

詩云大夢行當覺吾年特未滿遑哀已逝人長眠寄孤館念我同年生意長日月短鹽車困騏驥烈火廢圭瓚後生有竒骨出語已精罕蕭然野鶴姿誰復識中散有生寓大塊死者誰不竊嗟君獨久客不識黄土暖惟衣助孝子一溉滋湯旱誰能脱左驂大事不可緩　又贈章默并序曰章默居士字季明生公侯家才性高爽棄家求道不蓄妻子與世無干有父母兄弟之喪貧不能舉以是瞀瞀世間不能無求於人余深哀悼焉是有以

少助之又取其言為詩以贈其行庶幾有哀之者詩云
章子親未葬餘生抱羸疾朝吟噎鄰里夜泣腐茵席前
年黑花生今歲白髮出身隨日月逝恨與天地畢顧求
不毛田親築曉夜室難從王孫裸未忍夏后塈五陵多
豪士百萬付一擲心知義則難甘就貧友乞不辭毛髮
施行自丘山積此志茍朝遂夕死真不滅指求無生理
不踐有為迹棄身屍陁林烏鳶任狼藉

助喪

原主辦　漢項梁在吳吳人喪梁嘗主辦部署豪傑後校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梁曰某時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云云衆乃服之　執事　弔非從主人言必助主人執事　助原壤　原壤之母死夫子助之沐槨　助孟氏　傳曰孟氏將辟籍除於臧氏臧氏使正夫助之　致金納貝　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賵從者臣為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向於有司　先往後罷　陳平家貧每助喪以先往後罷為助

披引紼

原葛紼　傳曰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紼注引柩則用之　榆沈　以榆汁置車下則滑而易進也

設披　儀禮曰設披披絡棺也　設撥　孺子贛之喪哀公欲設撥注撥以引柩車所謂紼也

執引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注廟中曰紼在塗曰引同名異言

勸防　周禮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鄭司農云勸防引柩也注謂勸猶倡率前引者防謂執備傾戲

明器

原芻靈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注芻靈束茅為人馬也

俑者　禮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注俑偶人也有面目似生人也

神器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鬼器　禮仲尼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

民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民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

附於棺檀弓子思曰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奚注附棺明器也

異於人釋名云送死之器曰明器神明之器異於人也

既殯布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為葬備凶器

多陳省納喪服小記云陳器之道多陳而省納之可也省陳而盡納之可也

有形無實鹽鐵論云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

挽歌一

增纂文曰薤露今人挽歌　續漢書禮儀志曰禮登遐羽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人　晉書禮志曰漢魏故

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挽歌新禮以為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為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違禮銜枚之義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為名除挽歌摯虞以為挽歌因倡和而為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為名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

挽歌二

原于實捜神記曰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也挽歌詞有薤露蒿里二章出田横門人横自殺門人傷之為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易稀滅也亦謂人死精魂歸於蒿里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又有長歌短歌言壽命長短不可妄求

晉公卿禮秩曰安平王葬給挽歌六十人諸公及開府給三十人

謝綽拾遺録曰太祖嘗名顔延之傳詔頻日尋覔不值太祖曰但酒店中求之自當得也傳詔

依旨訪覔果見延之在酒肆躶身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往　宋書范曄為吏部郎元嘉元年彭城王大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集東府曄與司徒左曹屬王琛及弟司徒祭酒廣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為樂彭城王義康大怒左遷宣城太守　梁書謝幾卿普通六年詔西昌侯藻督衆軍北侵幾卿啟求行擢為藻軍師長史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居宅在白揚石井宅中交好者載酒從之客恒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

人意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歴遊郊野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　增北史曰文宣帝喪朝士多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用之魏收等不過一二篇惟盧思道得八篇故時號八挽盧郎　承天皇帝倓追號迎喪既至李泌為挽詞二解述倓志命挽士歌之　衛國文懿公主薨帝素所愛自製挽歌羣臣畢和　代宗皇后獨孤氏薨詔羣臣為挽詞帝擇其尤悲者歌之　東坡云歲在庚辰六月予與少游相别於海康意色自若與平日

不少異但自作挽詞一篇人或恠之予以為少游齊生死了物我戲出此語其言過矣此言惟淵明可以當之少游因遷謫而作此詞豈若是乎　廣異記沈亞之夢為秦穆公幼女弄玉壻公主死應教作挽歌曰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白日閟簫處高樓明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　姚合謂沈亞之曰吾玉女生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聞宮中出輦鳴笳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門客

作挽歌詞生應教為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碑連江起朱帳撑地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詞進王甚喜之及寐能記其事

挽歌三

原虞殯 田歌 左傳曰吳與齊戰齊人公孫夏將戰命其徒歌虞殯杜預注云虞殯葬歌示必死 譙周法訓曰今有挽歌者高帝召田横至於尸鄉自剄從者挽至宮不敢哭故為此歌以寄哀音

松雲 薤露 江智泉宣貴妃挽歌曰桂𣿬來塵寂筵俎竟虛存雲松方靄露風草已聲原 温子昇相國清河王挽歌曰高門詎改轍曲沼尚餘波何言吹樓下翻成薤露歌

鈴唱 紼謳

檀道鸞續晉陽秋曰武陵王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摇大鈴使左右倡和　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慢緩苦用力也　梁會引紼所有謳者為人用力慢緩不齊促急也

哀遊司馬彪續漢書曰大將軍梁商三月上巳日會洛水倡樂畢極終於薤露之歌坐中流淚　裴啓語林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養鴝鵒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行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尸袁道上行殯

桓伊挽歌　傅元哀詞　裴啓語林云袁山松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奏每因酣醉繼歌之聽者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謂之三絶　傅元七哀詩曰杳杳三泉室冥冥長夜臺　增延年二曲　思道八篇並詳挽歌二

挽歌四

增州人歌挽韓文董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濁流洋洋有闢其郛闃道歎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

公在喪車

自制挽歌詳挽歌二

夢作挽歌詳挽歌二

門生輓送漢記鄧弘薨皇太后臨其喪皆曰門生輓送

挽歌五

原詩古挽歌辭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結人死一去何時歸　又曰蒿里誰家地聚歛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　魏繆龔挽歌

詩曰生時游國都死沒棄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形容稍歇滅齒髮行長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
又挽歌辭曰壽堂何冥冥長夜永無期欲呼舌無聲欲語口無辭
晉陸機挽歌辭曰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素驂停轜軒元駟鶩飛蓋哀鳴興殯宮遲迴悲野外魂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為旆悲風鼓行軌傾雲結流藹振策指靈丘駕言從此逝　又

挽歌辭曰魂衣何盈盈旗旐何習習父母拊棺號兄弟扶筵泣靈轜動轇轕龍首矯崔巍挽歌挾轂唱嘈嘈一何悲浮雲中容與飄風不能迴淵魚仰失梁征鳥俯墜飛　又王侯挽歌辭曰狐魂雖有識冥漠難為符操心元芒內注血貽鬼區　又士庶挽歌辭曰陶犬不能吠瓦雞焉能鳴安寢曾丘下時聞板築聲　又挽歌詩曰中闈且勿諠聽我薤露詩生死各異倫祖載當有時舍爵兩楹位啟殯進靈轜餞飲帳莫反出宿歸無期　又

挽歌詩曰重阜何崔巍元廬竄其間磅礴立四極穹隆放蒼天側聽陰溝涌卧觀天井縣壙宵何遼廓大暮安可晨人往有返歲我行無歸年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鄰昔為七尺體今成灰與塵金玉素所佩鴻毛今不振豐肌享螻蟻妍姿永夷泯壽堂延魑魅虛無自相賓螻蟻爾何怨魑魅我何親拊心痛荼毒永歎莫為陳　又傅元挽歌辭曰人生尠能百哀情數百端不幸嬰篤疾凶候形素顔衣衾為誰施束帶就闔棺欲悲淚已竭欲

辭不能言一去永不返長夜何漫漫　又挽歌曰靈坐飛塵起魂衣正委移茫茫丘墓間松柏鬱參差明罷無用時桐車不可馳平生坐玉殿殁歸幽都宫地下無滿期安知秋與冬　又挽歌曰路柳夾靈轜旟旐隨風征車輪結不轉百駟齊悲鳴　晉陶潛挽歌曰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録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天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

不得足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
更能嘗肴案盈我前親舊哭我旁欲語口無音欲視眼
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一朝出門去歸來夜未
央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
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嶢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
幽室一以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
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
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北齊祖孝徵挽歌詩曰昔日驅

駟馬謁帝長楊宮旌懸白雲外騎獵紅塵中今来向漳浦素蓋轉悲風榮華與歌笑萬事盡成空　君王原劉禕之孝敬皇帝挽歌詩曰戒奢虛蜃輅錫號紀鴻名地叶蒼梧野途經紫聚城重照掩寒色晨颷斷曙聲一隨仙驥遠雪露愁陰生　增唐鄭丹明皇挽歌曰律歷千年會車書萬里同固期常戴日豈意厭觀風地慘新疆理城推舊戰功山河萬古壯今夕盡歸空　又肅宗挽歌曰國以重明受天從諒闇移諸侯方北面白日又西

馳龍影當泉落鴻名向廟垂永言青史上還見載無為

李端代宗挽歌曰祖庭三獻罷嚴衛百靈朝警蹕移前殿宮車上渭橋寒霜凝羽葆野火咽笳簫已向新京兆誰云天路遥　白居易德宗挽歌曰執象宗元祖貽謀啓孝孫文高柏梁殿禮薄霸陵原宮仗辭天闕朝儀出國門生成不可報二十七年恩　又曰虞帝南巡後殷宗諒闇中初辭鐘䖍地已閉望仙宮曉落當陵月秋生滿旆風前星承帝座不使北辰空　又曰夢減三齡

壽哀延七月期寢園愁望遠宫仗哭行遲雲日添寒慘笳笙向晚悲因山有遺詔如葬漢文時　劉禹錫德宗挽歌曰出震清多難乘時播大鈞操紘調六氣揮翰動三辰運偶升天日哀深率土人瑶池無轍迹誰見屬車塵　又曰鳳翣擁銘旌威遲異吉行漢儀陳祕䆟楚挽咽繁聲駐綍辭清廟凝笳背直城惟應晉内傳知是向蓬瀛　元稹順宗挽辭曰不改延洪祚因成揖讓朝謳歌同戴啟遏密共思堯雨露施恩廣梯航會葬遥號弓

那獨切曾感昔年招　又元稹憲宗挽歌辭曰國付重離後身隨十聖仙北辰移帝座西日到虞泉方丈言虛設華胥事渺然觸鱗曾在宥偏哭墮髯前　張祜憲宗挽歌曰嗚咽上攀龍昇平不易逢武皇虛好道文帝未登封壽域無千載泉門是九重橋山非遠地雲去莫疑峯　白居易奉敕撰進開成大行皇帝挽歌曰晏駕辭雙闕靈儀出九衢上雲歸碧落下席葬蒼梧蓂晚餘堯歷龜新啟夏圖三朝連棣萼從古帝王無　又曰嚴恭

七月禮哀動萬人心地感騰秋氣天愁結夕陰鼎湖龍漸遠濛汜日初沉惟有雲韶樂長留治世音　宋王元之太宗挽歌曰卜世知無極上仙安可尋祝堯違衆望傳啟合天心陵柏蕭騷韻階茅寂寞陰何人開殿閣塵暗九絃琴　又曰日到虞泉路天從杞國崩去年壽寧節今夕永熙陵薤露悲風起松阡苦霧凝龍髯攀不及千古恨難勝　王安石仁宗挽詞曰去序三朝聖行崩萬國天憂勤無曠古治洽最長年仁育齊髙厚哀思罄

幅員欲知千載美道德冠遺編　又曰憑几微言絶羣臣涕泗揮哀號三級陛縞素九重圍天上仙遊遠宫中御座非最悲帷幄侍不復未明衣　又曰厭代人間世收神天上遊遽然虛五座不復望殊旒待旦移巾幘饔人改膳羞尋常飛白几寂寞暗塵浮　又曰同軌羣方至因山七日催永違天日表空有肺肝摧帳殿流蘇捲鈴歌薤露哀宫中垂曉朝西去不更回　歐陽修仁宗挽詞曰王者居尊本無外由來天下以為家六龍白日

乘雲去何待金錢買道車　又曰都人擾擾塞康莊西送靈車過苑墻金𠷈樂成龍已去人間惟有鼠拖腸

又曰素幙悠悠逗曉風行隨哀挽出深宫妃嬪莫向蒼梧望雲在昭陵洛水東　又曰叨陪法從最多年慣聽梨園奏管絃從此無因瞻黼座惟應魂夢到鈞天　黄庭堅神宗挽詞曰文思昭日月神武用雷霆制作深垂統憂勤減夢齡孫謀開二葉末命對三靈今代誰班馬能書汗簡青　又曰鈞築收賢輔天人與聖能輝光唐

六典度越漢中興百世神宗廟千秋永裕陵帝鄉無馬跡空望白雲乘　又曰昔在基皇極師臣論九疇丘陵忽爲谷天地不藏舟河洛功無憾幽燕策未收嗣皇朝萬國任姒正興周　葉適高宗挽詞曰何止起前代功隆道更尊幾同造區夏還復整乾坤黄屋堯年度青山禹穴昏遺民猶望幸淚血灑中原　朱熹孝宗挽章曰乾坤歸獨御日月要重光遽移丹極仗便上白雲鄉九月哀同切孤臣淚特滂詎因逢舜日曾得廁周行但憶

彤墀引頫趨黼座旁袞華叨假寵縞素識通喪似用鹽梅契還嗟貝錦傷戴盆驚委照增秩侍行香手疏攄丹悃銜程發阜囊神心應斗轉巽令亟風揚未答隆儒厚俄聞脫躧翔此生知永已沒世恨空長　宋御製寧宗挽詞曰冲淡疑金汞憂勤失寶丹講餘曦已午班促漏方殘濟野雲生暗蒼梧日轉寒列朝從藝祖天闕會金鑾　又曰仙御賔空日龍飛杳杳間五霞呈瑞彩九虎敞重關寶輦扶蒼鶴雲韶擁玉班千年棲佛地今日覲

天顔　元王惲奉挽世祖皇帝詩曰灤水龍飛日長楊羽獵時天顔幾五見兩涙遽雙垂化日中天赫陰雲萬里馳何由知帝力耕鑿樂雍熙　又曰去歳回鑾輅旌麾擁萬靈今春辭畫翣弓劒閟泉扃黼扆虚瑱舄雲龍慘帝廷詞臣思補報涙濕簡編青　明王英仁宗挽詞曰歳宴橋山路風凄薄暮天珠襦函夜月石馬鎖寒煙尊謚髙千古陵祠享萬年遺民念恩澤猶想奏薫絃王直景陵挽歌曰苦霧纒丹旐陰雲擁翠旗山川皆斂

色草木亦含悲雨泣千官送風號萬國隨蕭蕭笳吹發不似奏韶時　又曰靈御陪仁考仙遊侍太宗珠丘連翠殿玉匣閟元宫海宇攀號切天庭陟降同遥知六龍駕長度五雲中　李東陽孝宗挽歌曰此日真何日陰雲掩上台晦冥天色變嗚咽水聲哀舊恨齊山嶽遺恩徧草萊萬方同一慟痛哭轉成雷　又曰聖德同天縱皇圖與日升乾維中斷絶坤軸乍崩騰輦蓋辭雙闕河山護六陵生成直罔報攀送竟何能　又曰恭已同虞

帝祇台比夏王內庭無女謁外囿絶禽荒富有天和養
終期歷數長彼蒼何弗弔民物共摧傷　又曰聖道通
三極王言似六經面開天日表書作虎龍形杞國憂方
劇華胥夢不醒萬年金匱在遺訓炳丹青　又曰鶴髮
承顏日龍樓問寢辰兩宮同奉養九廟極精禋孝可通
金石誠能動鬼神徽稱髙萬國垂憲及千春　又曰猷
畝蒼生念閭閻白屋情覽章時昃日露禱必深更歲旱
憂疑獄天寒憫戍兵尚遺寬卹詔朝野共吞聲　又曰

極意窮幽隱虛懷仰治平近臣常造膝閤老不呼名道
合君臣義恩深父子情化機元不偶天意竟何成　又
曰玉几終宵坐彤闈徹曉通孫謀思祖訓家教託儲宮
天語丁寧際龍顔髣像中此身真隔世地下倘相從
又曰海宇熙平日乾坤夢幻間虹流始華渚龍卧已橋
山堯莢驚新換湘筠憶舊班翠華天上去無路可追攀
又曰靈駕歸何處茂陵西更西日輪埋地軸雲路隔
天梯月逈鳴鑾靜山園簇仗齊元宮松柏裏瞻望轉淒

迷　李東陽大行皇帝挽歌辭曰北闕南都象鎬豐我皇身自際時雍祇應龍種如高帝何止虬髯似太宗草木有情皆長養乾坤無地不包容因思二十年前事長躡仙班侍九重　又曰聖朝偃武修文日共道王言似六經宋史重施新衮鉞孔庭增飾舊籩鉶垂衣共仰升龍象賜墨皆成翥鳳形回首茂陵松柏樹春來還向裕陵青　毛紀武廟挽歌曰玉輦今何處宸遊事已空淚多湘水竹悲切鼎湖弓汗簡千年後鈞天一夢中空餘

舊戎帳金甲凜霜風　吳國倫世宗挽章曰只怪鈞天夢未通帝星遥夜燭冥濛金輿罷幸三芝館玉几深憑五柞宫遺詔普天俱朔雪望靈何地不悲風鼎湖自有雲龍會虚使千官泣墮弓　又曰載筆曾趨供奉班江湖猶自憶龍顔宫雲不散神仙仗禁月常飄玉女環似有飛輪馳帝座不知遺劒在人間千門望幸渾無計却恨蓬萊使未還　原隋盧思道彭城王挽歌詩曰旭早禁門開隱隱靈輿發纔看鳳樓迥稍視龍山没猶陳五

營騎尚聚三河卒容衛儼未歸空山照秋月　增唐白居易太子挽歌曰剪葉藩封早承華冊命尊笙歌辭洛苑風雪蔽梁園鹵簿凌霜宿銘旌向月翻宮僚不逮事哭送出都門　元安南國王陳益稷挽布琳濟達河南王詩曰哲人萎矣棟梁傾回首西風涕暗零三世功名今古史百年過客短長亭手扶紅日名猶在身就黃粱夢不醒記取汾陽舊勳業紫薇留種繼芳馨　明方孝孺懿文太子挽詩曰威德臨中夏黎民望彼蒼少留臨

宇宙未必媲成康宗社千年恨山陵後世光神遊思下
土經國意難忘　文華端國本潛澤被寰區雲繞星辰
劒春回造化爐變通周典禮寛大漢規模猒世嗟何早
蒼生淚欲枯　監國裨皇政憂勞二十年龍樓方愛日
鶴馭遽賔天已失羣生望空餘後世傳長江一掬淚流
恨繞虞淵　相宅圖方獻還宮疾遽侵鼎龜懸寳命筐
鶴動哀音誰紹三王治徒傾四海心關中諸父老猶望
翠華臨　三朝無庶政仁孝感嬰孩萬歲千秋志經天

緯地才未登辰極定忍見泰山頽聖子承皇業能舒四
海哀　懿文光典册善美過昭明歷數歸元子哀榮動
聖情神靈遊帝所陵寢鎮天京諡德南郊在千秋有頌
聲　淵默師成憲端嚴信若神承天行日月與世作陽
春銳意思寛政溫顔訪老臣至今江海士猶想屬車塵
斥土開瑶殿因山近翠微神輿離鶴禁天淚濕龍衣
日月逐丹闕風雲送六飛太平皇業固清廟詠光輝
僚友原唐上官儀謝都督挽歌曰漠漠佳城幽蒼蒼松

櫝暮魯幕飄欲卷宛駟悲還顧楚鐃繞廬山胡笳臨武
庫悵然郊原静煙生歸鳥度　駱賓王樂大夫挽歌曰
萬里誰家地松門何代丘百年三萬日一别幾千秋返
照寒無影窮泉凍不流居然同物化何處欲藏舟　增
唐賈島挽孟寂詩曰曲江院裏題名處十九人中最少
年今日春光君不見杏花零落寺門前　宋歐陽修挽
老泉詩曰布衣馳譽入京都丹旐俄聞反舊閭諸老誰
能先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三千弟子行喪禮百兩鄉

人會葬車獨我空齋掛壁榻遺編時閱子雲書　蘇軾
挽張文潜詩曰高才本出朝廷右能事方推德業餘每
見便吟曹植句至今傳寶魏華書濟南名士新凋喪劒
外生祠已潔除欲寄西風兩行淚依然喬木鄭公廬
又挽孔長源詩曰小堰門頭柳繫船吳山堂上月侵筵
潮聲半夜千門響詩句明朝萬口傳豈意日斜庚子後
忽驚歲在巳辰年佳城一閉無窮事南望題詩淚灑牋
又挽姚莊田詩曰京口年來耆舊衰高人淪喪路人

悲空聞韋叟一經在不見恬倓萬石時貧病只知為善樂逍遥却恨棄官遲七年一别真如夢猶記蕭然瘦鶴姿　王介甫挽司馬温公詩曰元祐開皇極功歸用老成推深萬物表不命四時行日者傾三接天乎奠兩楹堂堂寧復有埋玉慟佳城　又挽韓忠獻詩曰心期自與衆人殊作相知非淺丈夫獨斡斗杓環帝座親扶日轂上天衢鋤耰萬里山無盜袞繡三朝國有儒喪氣忽隨秋露盡謾憑陳迹在龜趺　又曰兩朝身與國安危

典榮哀榮此一時木稼早聞達官怕山頹果見哲人萎英姿爽氣歸圖畫茂德元勲在鼎彝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轜 又挽賈魏公詩曰功名烜赫在三朝經術從容輔漢條儒術早紆丞相紱戎冠再插侍中貂開倉六塔流民復出甲甘陵叛黨銷甲第秪今空畫像當時於此識風標 元楊維楨挽達兼善御史詩曰黑風吹雨海冥冥被甲船頭夜點兵報國豈知身有死誓天不與賊俱生神遊碧落青騾遠氣挾洪濤白馬迎

金匱正修仁義傳史官執筆淚先傾　王翰挽送漳州詩曰黑雲壓城天柱折長烽夜照孤城節劒血飛丹氣奪虹銀章觸手紛如雪丈夫顧義不顧死泰華可摧川可竭蕉黄荔丹酒滿壺千載漳人爵鳴咽　宫闈原唐李百藥文德皇后挽歌曰俳徊兩儀殿悵望九成臺玉輦終辭宴瑶筐遂不開野曠陰風積川長思鳥來寒山寂已暮虞殯有餘哀　朱子奢文德皇后挽歌詩曰神京背紫陌縞駟結行輀北去横橋道西分清渭流寒光

向壠沒霜氣入松楸今日泉臺路非是濯龍遊　上官儀江王太妃挽歌詩曰黄鳥悲歌絶椒花清頌餘埃凝寫鄰鏡網結和扉魚銀消風燭盡珠滅夜輪虛别有南陵路幽叢臨葉疎　崔融則天皇后挽歌曰霄陳虛禁夜夕臨空山陰日月昏尺景天地慘何心紫殿金鋪澀黄陵玉座深鏡奩長不啟聖主淚沾襟　又詩曰前殿臨朝罷長陵合葬歸山川不可望文物盡成非陰月霾中道軒星落太微空餘天子孝松上景雲飛　增唐韓

愈大行皇太后挽歌曰一紀尊名正三時孝養榮髙居朝聖主厚德載羣生武帳虚中禁元堂掩太平秋天笳鼓歇松柏徧山鳴　又曰威儀備吉凶文物雜軍容配地行新祭因山託故封鳳飛終不返劒化會相從無復臨長樂空聞報曉鐘　又曰追攀萬國來警衛百神陪畫翣登秋殿容衣入夜臺雲隨仙馭遠風助聖情哀只有朝陵日妝奩一暫開　包佶昭德皇后挽歌曰西汜馳暉過東園别路長歲華惟隴柏春事罷公桑龜兆開

泉户禽聲閑畫梁更聞哀禮過明詔制新喪　錢起貞懿皇后挽詞曰淑麗詩傳美徽章禮飾哀有恩加象服無日祀高禖曉月孤秋殿寒山出夜臺通靈深眷想青鳥獨飛來　白居易昭德王皇后挽歌曰仙去逍遥境詩留窈窕章春歸金屋少夜入壽宮長鳳引曾辭輦蠶休昔採桑陰靈何處感沙麓月無光　宋宋庠應制挽莊惠后詩曰嫣幄柔明訓堯闈保護賢别居長樂寢誰給水衡錢謹疾方加膳收神亟去仙宸襟增服紀追報

煥終天　又曰昔帝推嬪則吾君賴母慈陪陵漢家葬異室閟宮祠霧暗星軒隠天愁月御移翟車參臯路無復廟中期　又應制挽莊獻太后詩曰寶慈垂母訓一紀御璿除地有占沙舊天仍補石餘軒星淪夕緯翟輅去宸居異日金縢啟方知復辟書　又曰旰昃身無憚寒暄疾有加災生織女案魂斷濯龍車𢣏翣浮晨旭遏簫咽暝霞惟留長樂注刋美在皇家　汪藻挽隆祐太后詩曰四紀居坤極三朝賴母臨德齊先后懿恩及聖

君深册寶追崇德衰麻欲報心哀榮千古事誰復嗣徽音 又曰慶源由魏國奉祀及宣仁盛德儀中壼私恩絶外親長秋期不老厚夜忽無晨來歳柔桑緑誰臨蘭館春 明蘇祐昭皇聖太后挽章曰慈極空遺誥仙轝去不還千官臨内殿萬姓哭深山雉扇秋新掩龍髯歳久攀併將江上淚霑灑泰陵間 王維楨孝烈皇后挽歌曰範内留芳訓扶天有駿功仙遊知跨鳳聖念為當熊玉佩虚無裏蒼雲悵望中宜春花照眼淚灑舊時叢

原隋盧思道樂平長公主挽歌曰妝樓對馳道吹臺臨景舍風入上春朝月滿涼秋夜未言歌笑畢已覺生榮謝何時洛水湄芝田鮮龍駕　唐上官儀故北平公主挽歌曰木落園池曠亭虛風露寒北里清音絕南陔芳草殘遠氣猶標劒浮雲尚寫冠寂寂琴臺晚秋隂入井幹　又高密長公主挽歌曰湘渚韜靈跡娥臺靜瑞音鳳逐清簫遠鸞隨幽鏡沉霜處華英落風前銀燭侵寂寞平陽館月冷洞房深　增崔顥詩曰鸞鏡埋塵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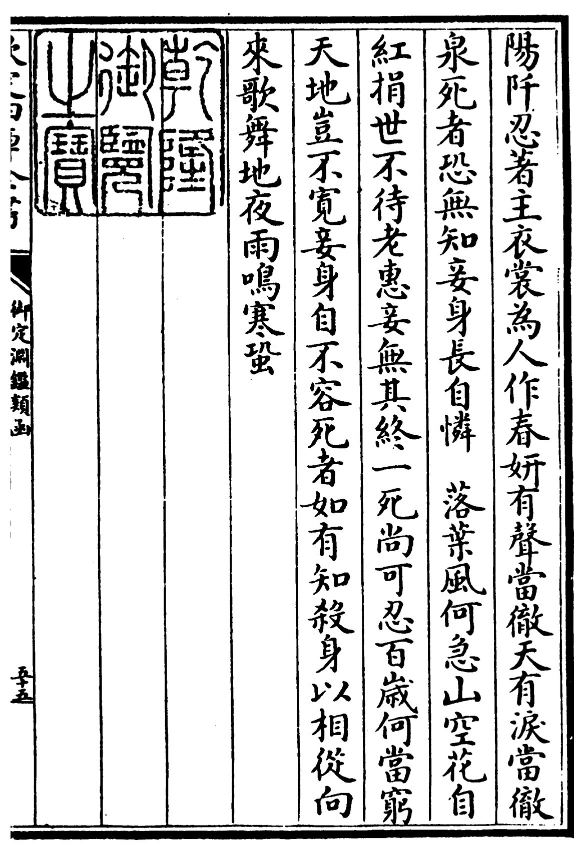
曉粧琴心猶憶鳳求凰雨消巫峽夢回早花落武陵春去忙　宋神宗挽公主詩曰海濶三山路香輪定不歸帳空閑翡翠佩冷失珠璣明月留歌扇殘雲散舞衣都門送車返宿草自春菲　又曰春風寒魯阮明月斷秦簫塵入羅衣暗香隨玉篆消　又曰歌鐘雖不館桃李不成春水折空還沁樓高亦隔秦　蘇軾胡完夫母周夫人挽詩曰柏舟高節冠鄉鄰絳帳清風聳縉紳豈似凡人但慈母能令孝子作忠臣當年織屨隨方進晚節

稱觴見伯仁回首悲涼便陳迹凱風吹盡棘成薪　又挽毅父妻曰結褵記初歡同穴期晚歲撑夫得溫嶠生子勝王濟高風雙賓友古義仍兄弟從君吏隱中窮達初不計云何抱水疾俯仰便一世幽陰凄房櫳芳澤在巾袂百年縱得滿此路行亦逝那將有限身長瀉無盆涕君文照今古不比山石脆當觀千字誄寧用百金瘞

又挽余主簿母詩曰閨庭蘭玉照鄉閭自昔雖貧樂有餘豈獨家人在中饋却因麟趾識關雎雲軿忽已歸

仙府喬木依然擁舊廬忽把還鄉千斛淚一時灑向老萊裾　又挽子容母曰蘇陳甥舅真氷玉正始風流起頽俗夫人高節稱其家凛凛寒松映修竹鷄鳴為善日日新八十三年始一晨豈惟室家宜壽母實與朝廷生異人亡軀狥國乃吾子三仕何存知愠喜不須擁笏強垂魚我視去來皆夢耳誦書相挽真區區摹碑千家多遺餘他年太史取家傳知有班昭續漢書　王廷珪挽内詩奔月姮娥䰟已清錦囊空貯誥封榮務家酥酪盈

門貴謝氏芝蘭滿砌生風散采雲生碧落霜飄寒菊墜紅英佳城萬古凄涼地隴水東流猿化聲　汪彥章詩曰壽母膺芝誥名即戲綵衣凱風方欲報朝露忽先晞仙行三千滿人生七十稀閑居他日賦應愴板輿非黄庭堅詩曰剪髻賓筵感齊眉婦禮閑謂宜俱白髮忽去伴青山大夢驚蝴蝶何時識佩環哀歌行欲絶丹旐兩班班　陳後山代南豐作挽詞曰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命薄事主不盡年起舞為主壽相送南



陽阡忍著主衣裳為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　落葉風何急山空花自紅捐世不待老惠妾無其終一死尚可忍百歲何當窮天地豈不寛妾身自不容死者如有知殺身以相從向來歌舞地夜雨鳴寒蛩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二